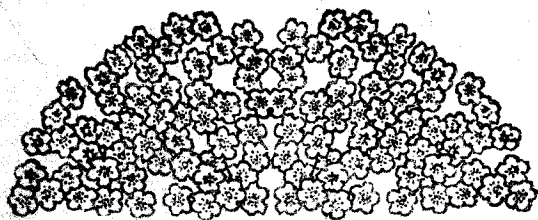


散文特写选

1949—1979





散文特写选

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当代文学研究室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散文特写选(二)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493,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22 $\frac{1}{8}$ 插页2

1980年8月北京第1版 1980年8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55,000

书号10019·3006

定价1.80元

04/22

目 录

向秀丽·····	郁 茹(1)
丽日南天·····	韩北屏(16)
海 市·····	杨 朔(23)
刘亚生·····	郭 鹏(32)
忆西榆林·····	韦君宜(54)
跟着老马转·····	新 以(62)
英雄列车·····	郭 光(72)
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	王 石 房树民(85)
沙田水秀·····	陈残云(101)
忆修水·····	吴泳湘(109)
老三姐·····	马识途(130)
印第安人·····	周而复(148)
泰晤士河·····	潘 非(159)
土 地·····	秦 牧(164)
手 册·····	林 遐(171)
古战场春晓·····	秦 牧(177)
碧螺春汛·····	艾 煊(182)
长江三日·····	刘白羽(189)
茶花赋·····	杨 朔(198)
船夫曲·····	魏钢焰(201)

鱼的神话·····	徐 迟(209)
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216)
花 城·····	秦 牧(221)
樱花雨·····	杨 朔(227)
星汉灿烂·····	卞毓帆(231)
樱 花·····	刘白羽(239)
鱼 鹰·····	柯 蓝(252)
从牢牢里活出来的人们·····	李 累 之 光(264)
在一个飘舞雪花的冬夜·····	玛拉沁夫(291)
从鎌仓带回的照片·····	巴 金(295)
牡丹园记·····	严 阵(301)
西湖即景·····	于 敏(307)
沿着澜沧江的激流·····	冯 牧(314)
椰风海韵·····	黄向青(322)
荔枝蜜·····	杨 朔(326)
追怀往事·····	姜妙香(329)
桃子熟了·····	叶君健(339)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曹靖华(345)
歌 声·····	吴伯箫(351)
挥手之间·····	方 纪(356)
武当山记·····	碧 野(364)
序 曲·····	韩少华(375)
雪浪花·····	杨 朔(379)
灯塔风雨·····	高 源(384)
雨中登泰山·····	李健吾(394)
养蜂老爹·····	哈 华(399)

内蒙访古·····	翦伯赞(418)
戈壁水长流·····	袁 鹰(435)
爱 竹·····	杨 石(445)
老 马·····	杨 石(450)
西昌月·····	高 缨(460)
水港桥畔·····	凤 章(465)
花 潮·····	李广田(472)
“花布小鞋”上北京·····	周瘦鹃(477)
桂林山水·····	方 纪(483)
种花老人·····	宋祝平(491)
雕塑家传奇·····	徐开垒(498)
桐子花开的时候·····	陆 桢(508)
阳光满院·····	林 遐(516)
画外随笔·····	朱 丹(520)
马缨花·····	季羨林(535)
在闽江边上奔驰·····	天 鹰(539)
大豆摇铃的时节·····	林 青(545)
秋色赋·····	峻 青(554)
岛·····	柯 灵(561)
访沈园·····	郭沫若(567)
班芝兰·····	司马文森(571)
海南杂忆·····	茅 盾(576)
海与焰火·····	杜鹏程(580)
牧马人之歌·····	教德斯尔(590)
清泉流向千万家·····	姜德明(594)
朝鲜——晨曦清亮的国家！·····	黄 钢(601)

台风之夜.....	沈仁康(620)
伊特拉山上.....	闻捷(625)
富士雪.....	杜宣(635)
新泮伯.....	黄宗英(642)
拉萨早上八点钟.....	黄钢(658)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	穆青 冯健 周原(673)
韶山的节日.....	周立波(695)

向 秀 丽

郁 茹

广州何济公制药厂的党支部副书记、车间党小组长秦汉标大踏步跨着楼梯，一口气登上了楼，他停在新成立的化工车间前，往里面一望，只见大煤炉燃烧得通红，炼药锅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向秀丽、罗秀明、蔡秋梅三位青年女工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操作，室内安静、温暖，一切工序正在有条理地进行。

他喘了一口气，感到心情格外愉快，这个车间是专门制造甲基硫氧嘧啶的，这种药对农村来说，是供不应求。

车间里有象向秀丽这样勤勉、踏实、在生产上力争先进、又肯帮助别人的好工人，真是能起作用啊！应该把这样优秀的工人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

秦汉标这次上楼来并不是为了检查生产，他跨进门，匆匆地穿过车间，在两间房里走了一遍，走到窗前站住了。

“阿丽！”他打着招呼。

向秀丽正用量筒调合着药剂配料，这工作需要细致、准确，因此她聚精会神，竟没有听到秦汉标的呼唤。

秦汉标笑了笑，他看见向秀丽一副又谨慎又认真的表情，又严肃地叫道：“向秀丽同志！”

向秀丽抬起头，怔怔地望着他一会：“什么事？秦汉标同志。”

“下班以后，我找你谈件事！”

向秀丽抿了抿头发，点了点头。下班后她找到了秦汉标。

“我们随便谈谈吧！阿丽，你想过参加党组织的事没有？”秦汉标说。

向秀丽震动了一下，但随即安静地、低声地反问：

“为什么不想呢？想得可多啦！”

“你是怎么想的？”

“我不够条件啊！虽然早就是个共青团员，可是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我只是一个工人，只能做最平凡的工作……”

“阿丽，党正是需要这样的同志！普通的但是能在工人群众中起带头作用、推动生产的人，你不正是这样的人吗？”

向秀丽微微摇头：

“我能做些什么呢？最多和大家一样，况且多少人比我做得更好，更突出，我呢，只能做最简单的工作。”

“那么我问你，你勤勤恳恳，日日夜夜地工作，到底为了什么？是想增加工资，还是想成为先进生产者？”

向秀丽不禁微笑起来：

“啊哟，我哪能想那些？我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嘛！”

“对，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这就是既平凡又伟大的工作，怎么你不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呢？”

向秀丽的眼睛亮晶晶地望着他，领悟地点了点头。

“你还想些什么？”

“我想，象我这样有缺点的人，如果参加了党，会影响组织的威信……”

秦汉标站起身来，大踏步走了几步，突然站住了：

“不，阿丽，你要考虑的是：你自己有没有决心为共产主义奋

斗到底？有没有决心为了党的利益克服自己一切缺点？有没有决心把一切献给党？……”

向秀丽抬起头来：“这个问题……你让我想一想。”她严肃地说。

“对！好好想一想。”秦汉标鼓励她，“要多往深处想，往集体利益上想。”

向秀丽真的认真地考虑起来，她知道秦汉标是党支部副书记，是代表组织来和她进行这番谈话的，组织永远是那样亲切地关怀她，严肃地教育她。她，一个自小被地主、资本家践踏如脚底泥的女孩子，打从解放后，参加了工会，参加了共青团，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人，在她，没有党，也就没有了一切。今天，秦汉标的话，使她认识到，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能为党的事业尽一分力量；不论什么工作，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是重要的；不论什么人，只要他理解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通过实践，都能成为一个好党员。

回到车间，她的眼睛浏览着车间的一切，她的心里唱起了一支欢乐、幸福之歌，她的工作是很平凡，但所有的人、所有的车间、所有的轰鸣的马达和车轮、所有的炼钢炉、鼓风机，不都在合唱着一支同样的歌——社会主义进军曲，跟着党的红旗前进！这力量是多么强大，这是多么幸福的劳动啊！

深夜一时，秦汉标来了，这次他是来检查生产情况的，向秀丽碰到了他，心跳得厉害，全身血液都涌到脸上来了。

“秦书记！”向秀丽屏住呼吸，低声唤他。

“啊，阿丽。”秦汉标没有看清楚她的神情，随口又问：“你想好了没有？”

“我想过啦，”向秀丽低声严肃地说，“我决定申请入党，你，

肯当我的介绍人吗？”

“哦，你是怎样想的呢？”

“我没想什么，我只是想：我没有什么不能交给党的，我能按照党的指示去做一切工作！”

秦汉标凝视着这个青年女工，他感到这一句简单的话深深表示了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而这又是党多年来对她教育的结果。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向秀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向秀丽兴冲冲地穿过弯弯曲曲的街巷，走回家去，在临上楼时，她看了一下表，糟了，离上班只有一个多钟点了，得赶快一点才好。她轻轻地走进房间。

“阿丽，去吃饭吧！”丈夫崔俊铎搔着蓬乱的头发迎着她。

“啊，我以为你还睡着呢！”

“我在给你煮饭，妈带着孩子出去了，还没回来。”

“你别管我，为什么不多睡会儿，今晚你要行车啊！”她轻声埋怨。

崔俊铎笑了笑：

“我做饭最快了，你不能总是不等吃饭就去上工，常常通宵，你又有胃病，哪能挨饿？”

“挨饿？”向秀丽笑着走出房门，她在摆着热腾腾的饭菜桌前坐下，突然激动地说：“我可是挨饿挨到大的，十一岁那年，给地主做工碰烂脚趾，痛得快死了，地主连碗粥水也舍不得给我，把我赶出了门，那时候，我妈从邻家借了碗稀粥，我还装肚子痛，只喝了一半就留给我妈妈和妹妹了，那种日子都过来了，今天还说

挨饿?……”

崔俊钊在她对面坐下来，他觉得妻子最近性格更开朗了，话也说得多了，真是朝气蓬勃，于是他意味深长地问：“阿丽，你近来很忙吧？”

“是啊，厂里在炼钢，我们自动提出来，一天顶两班，支援炼钢。”

“是啊，作为一个党员，你要多起带头作用。”崔俊钊严肃地说。

她想了一想，安静地笑了：“大跃进嘛，谁都要加把劲！”

“象我这个群众，总是清闲些！”

“阿崔，可不能这样想，你想，你是个火车司机，国家把那样多的生命财富托付给你，这是清闲的事？”向秀丽激动得放下碗。

“吃吧，吃吧！”崔俊钊笑着，顺手又给她加了些饭，“这是和你开玩笑的，你我的工作都不能说是清闲事，它关系着多少人啊！”

向秀丽匆匆吃完饭，站起来：

“阿崔，以后不要再说些什么群众，党的大门是永远为你开着的！”

她向他深深地瞥了一眼，下楼去了。

崔俊钊心头一阵热，向秀丽的眼光，含着多少关切，多少勉励，也包含着多大的督促啊！这只有他才懂得，他不禁慨叹地自语：

“阿丽，你哪里知道，我正在快马追上你啊！”

一九五九年元旦快来临了，利用两班交替的时候，秦汉标召集了车间一部分工人，传达了党支部一个紧急指示：

“新年快到了，我们一定要特别警惕，做好防止一切事故发

生的措施。”

秦汉标特别提到“甲基”车间，制造甲基硫氧嘧啶需要烈性爆炸品金属钠，这种金属钠又怕火，又怕水，又不能接触空气，但是车间有火又有水，稍不注意，就可以引起严重的爆炸事故，所以“甲基”车间的工人都要百倍提高警惕。

“我们一方面采取了一切措施，防止事故发生，但是，万一发生了事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同志们，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要对人民、对集体负责，如果发生了事故，要镇静、沉着、勇敢，必要时，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能让国家财产、人民生命受损失！”

向秀丽说：“是的，应该这样。”

向秀丽已经下班了，但她仍然在车间各处巡视着，墙上挂着灭火筒，屋角堆放着沙箱，一切都很好，她又检查了一遍装着金属钠的油箱。

“我们今天用不了这许多金属钠，不如把它搬回一部分到仓库去！”她提议，一面动手搬。

罗秀明同意她的建议，但是拦住她说：

“让我们来搬吧，你路远，夜深了，孩子还病着，你先回去吧！”

向秀丽望了她一眼：“不，我们一起搬！”

她们一起从楼上往仓库运送金属钠，向秀丽低声对罗秀明说：“秀明，你现在也是一个党员了，你要注意，做一个党员，那怕是最小的事，也要带头干，党既然有了指示，我们就要行动，不完成任务，决不收兵，刚才你怎么反要我先回去呢？”

罗秀明点头笑了一笑。

十二月十三日，又轮到向秀丽上中班了。

广州市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百货公司挤满了人，电影院排

队买票的行列，长长地拉开在两边人行道上，母亲们抱着、牵着欢蹦活跳的孩子们，走进妇女儿童商店去，汽车象流水一样穿过马路。播音机放着红线女优美的歌声，正是向秀丽最喜爱的曲子。

向秀丽一面走，一面欣赏着这节日前的繁荣景象，她想着每一个人在享受劳动后休息的幸福，自己就走得更快，更急于要回到车间去。

今天又轮到她和蔡秋梅、罗秀明一起当班了。罗秀明从仓库里领来了五十斤装的无水酒精。气喘吁吁地上楼来，向秀丽赶紧过来帮助她，她们一起提着玻璃瓶把酒精倾倒进量筒里去。

“够了，”罗秀明说，把瓶子往地下一搁。忽然，瓶底发出了碎裂声。

“啊哟！”罗秀明惊叫，赶快提起它来。

瓶子就在她手上破碎了，大量的酒精迅速在地面流开去。

“快！”向秀丽叫，她抓过几条毛巾，扔到酒精上去，想把它吸干。

“轰”的一声，地下的酒精接触到炉子的热气，燃烧起来，满地都滚动着蓝色的火焰……

向秀丽一眼望见罗秀明的裤脚也燃着了，她赶快替她扑打，罗秀明扯下围裙，赶紧在地下打起滚来。

“救火！”向秀丽抢过去搬沙箱。

“阿丽，你身上也着火了呀！”蔡秋梅奔过来大声地叫。

向秀丽楞了楞，这才看见自己的裤子也在燃烧，她猛然站住脚，望了一眼沙箱，可恨沙箱却和金属钠靠得那样近，不行，不能过去，金属钠会爆炸的！

“快去叫人救火！”她向蔡秋梅大声呼叫。

“你身上在烧呀！”蔡秋梅着急地提醒她。

“别管我，快去叫人！”向秀丽又扑向火焰，她用双手双脚踩着、扑打着火，“快去啊！”

地面正是向金属钠那面倾斜的，猛烈的火流张牙舞爪地向那边蔓延……

向秀丽用手堵着火，酒精顺着她的手、臂、肩、头燃烧。

“不能让金属钠爆炸，不能让金属钠爆炸！”向秀丽在心里急促地提醒自己：“堵住火啊！”

她猛然把整个身子侧卧下来，截住火流，酒精渗透了她的全身，向秀丽咬牙承受着烈焰燃烧，与烈火争夺分分每秒的时间。她感觉到现在酒精是集中在自己身上燃烧了，“应该离开金属钠更远些！”她在昏迷中闪过这个想法，尽量地紧缩着身子，滚动着，滚到楼梯门口去。

党支部书记卢华和秦汉标带着人冲上楼来，他们看见一个浑身是火的人滚下楼梯……

“阿丽！”书记惊叫，扑到她身边……

“快，快抢金属钠！别管我！”向秀丽喘息着，指着楼梯上面。

车间主任倒转过灭火筒，射熄了她和书记身上的火焰，书记跳起来，奔上楼去，车间主任把向秀丽抱起来下了楼梯。

“你快去吧，主任，上面……”

向秀丽挨着一张椅子坐下，她听见楼上人声嘈杂，听见工厂门前救火车尖锐的声音由远而近，她又站了起来，但随即又昏迷了过去……

由于向秀丽用自己的身体吸干地上燃烧着的酒精，火终于没有蔓延到金属钠这边，它的余焰很快被扑灭了。

向秀丽迅速地被送进医院，她全身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

其中深度烧伤占百分之六十七以上，她的生命危在旦夕……。

深夜，中国共产党广州市委会调集了全市所有的卫生部门负责人，各个医院的外科主任，中西医学专家，举行了紧急会议，由市委书记亲自主持，组成了向秀丽抢救小组，党为了挽救向秀丽的生命，号召全体医务人员要解放思想，树立共产主义风格，来进行救治工作。党要求有关的部门要服从一条规定：“向秀丽需要什么，就即刻提供什么！”

三天三夜以后，向秀丽度过了休克关，苏醒了过来。

病房是安静的，只有值班医生和护士在她床前，但她哪里知道，就在病室侧边的图书室里，日日夜夜守候她的是市委书记、区委书记、总支书记、工厂支部书记和她的亲人们。而在医院的甬道上，有一条长达四百余人的队伍川流不息地在等候着为她输血、献皮。她更不知道，在这时候，为抢救她而采办药物、补品、医疗仪器的人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多少地方。

她睁开疲倦的眼睛，低声询问：

“我们厂的党支书在哪里？”

穿着消毒衣服的党支书马上被叫进来，俯身向她。

“啊！卢华同志，金属钠有没有爆炸？”

“没有，阿丽，是你用身子堵住了火，把这场大灾难消灭了。”

“工厂损失大吗？”向秀丽又问。

“不大，阿丽，你挽救了同志们的生命和工厂的财富！”

向秀丽闭了一会眼睛，马上又睁开来：“那末，‘甲基’是不是还能继续生产？”

“还在生产，阿丽，你的行动鼓舞了全厂职工，现在甲基车间生产更大大地跃进了！”

“啊，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参加生产呢！”向秀丽羡慕

地说，“罗秀明被火烧得厉害吗？”

“不，她比你轻多了，很快就可以出院的！”

向秀丽安心地闭上了眼睛，她全身象千万支钢针穿刺般疼痛起来。

支部书记望着她因痛苦而变形的脸，他低声鼓舞她：

“阿丽，你在这次救火中表现得真勇敢，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人，从你这种英勇行为中受到了共产主义教育。你现在更应该用同样的精神，来战胜自己的烧伤，党一定要医好你，党现在给你的任务，就是要你养好伤！”

于是他把党为了挽救她所作的一切措施，简单扼要地告诉了她。

向秀丽激动地倾听着，忘却了身上的痛苦，她向支部书记抬起了明亮的眼睛：

“你放心，卢华同志，我保证苦战一月，争取养好伤出院，为党作更多工作！”

崔俊铎驾驶的火车停在英德，站上人来通知，广州来电话等着他。

在电话里，他知道了向秀丽烧伤的事，要他立即赶回广州。

崔俊铎象在恶梦中一样，带着一颗悬着的心，昏惘地踏上回广州的火车，又从车站来到医院。

他和许多党的负责同志、医生、护士一起，守护着向秀丽度过了休克关。

当他走近向秀丽床前时，他觉得千言万语都涌上了嘴边，他竭力克制着自己：“不能叫阿丽难受啊！”

但迎接他的却是一对微笑的眼睛，就象平常一样亲切，一样